

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

楚漢

〔乙〕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是歲秦亡綱目于楚漢之際每甲子下俱分列諸國今但列楚漢諸國倏立倏亡不備載

五星

歲星東方春木熒惑南方夏火太白西方秋金辰星北方冬水填星中央季夏土

聚于東井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主水衡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為鵠首之次屬秦分漢書天文志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敞曰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鵠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考漢書律歷志秦以十月為正劉敞之言蓋本于此

沛公至霸上

即白鹿原在西安府咸甯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謂之霸上霸水注見前

秦王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應劭曰組大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

封皇帝璽

始皇蓋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子嬰上之漢代

傳受號符發兵將節

號令賞罰之節以毛為符發兵將節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

降軹道

亭名在今咸陽縣東北

旁諸將請誅之沛公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

除秦苛法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

沛人張良諫樊噲曰沛公欲有天下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乃

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

樊噲起屠狗從事行居間乃有留功

天道遠人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以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論如夢絲則論偽事之真耳

不在蕭曹
下開代英
材識見固
當如此

范增於項
羽雖未至
言聽計從
然尊曰亞
父君臣非
乃相得者
入關以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隨其輕重制法。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尹氏起華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阬秦降卒于新安。今縣屬河南府。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

降卒多怨言。先是諸侯吏卒餓乏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故多怨。羽計衆心不服。至關

必危。于是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

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在臨潼縣東。俗呼當陵。

大掠而東。有鯁生。臣瓚曰。鯁。姓服。慶曰。鯁小也。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

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鯨布等擊破

關。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珠寶盡有之。羽益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

兵四十萬。號百。在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曰項王營。沛公兵十萬。號二。在霸上。范增爲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

前阻其既不聞
阻卒又入關
以降又屠不
開其陽而
燬咸陽
斤斤於舉
舞劍以
除沛公微
論王者不
死所見抑
未已

伯素善張良

伯在秦時嘗殺入其救之

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而公今

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

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

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

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

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

兵器所入瞋目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裂羽按劍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

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而飲酒拔劍切彘肩盡啗之

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

天下皆畔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臾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亡

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沛公獨騎噲步從間行趣霸上至軍立誅曹無

傷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

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

曰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豈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

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

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

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羽怒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

長沙都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爲西楚孟康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爲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

險秦之選

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前見都南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

廢邱關西安府司馬欣放爲驃騎將軍爲塞章邯曰即王王咸

陽以東至

驃陽注見董翳勸章邯爲翟翟春秋白王王上郡注見都高奴

故城在今陝

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項羽欲自取王河東

都平陽前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注見申陽張耳壁臣先爲河南王都洛

陽司馬卬趙有

爲殷殷故王都朝歌注見徙趙王歇爲代王居代注見

前立張耳爲趙相

爲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英布爲楚將爲九江王都六

前見吳芮從入關

爲衡山王都邾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共敖共以邑爲氏敖義

多爲臨江王王江陵今縣治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尋爲臧荼所殺臧荼

將從楚救趙

爲燕王都薊注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都卽墨注見立田

都齊將從楚

爲齊王都臨淄田安王建孫下濟爲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

故城漢

諸侯罷兵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楚擊秦故不封陳餘襄將印去又不

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

戰國紛爭
黎民塗炭

蕭何於漢
王失職憤
怒時致賢
養民有大
其識有烏
過人者烏
可以刀筆
吏少之

夫能誅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

何爲丞。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

張良遂至。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曰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褒城縣北。接

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爲齊王。田榮聞楚立田都爲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

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

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

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

爲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爲畫策臣。時時

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以故樊令鄭昌爲韓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還定三秦。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

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我不能出。跨下。信執視之。俛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

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

見滕公

即夏侯嬰夏侯氏杞之侯以國爵爲氏嬰沛人初爲滕令故號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爲治粟都尉秦官掌穀貨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

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

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

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

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

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爲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噁叱咤暗烏鵲反噁烏路反噁怒氣也叱尺栗反咤卓嫁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

韓信登壇
數語已興
項掌以項
羽爲匹夫
之勇人
能言之以
爲婦人之
獨見也

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與通至人有功。當封

爵。印劄。

鳥丸反。無廉焉也。

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

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言敵

無不敗

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

項王阮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秦王之

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

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尺書以責所伐者。

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

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

秦縣。故城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

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邱。

明年漢兵引水灌廢邱。邯自殺。

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

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

梁。

田榮

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漢王使將軍薛歐、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于沛。項王殺兵。

拒之，不得前。

〔丙〕西楚二年，漢二年。申是歲，楚義帝亡。

項籍弑義帝于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

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陳餘在

南皮。

今縣屬直隸天津府。

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

夏，相之別，不得封者爲夏氏。

往說榮，假齊兵擊常

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

齊人，善說星者。

曰：「漢王之

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

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爲韓將。

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尉，使略韓地。漢

王東出關至陝。

今河南陝州。

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

乃立信爲韓王。

漢王都櫟陽

注見前

漢王自陝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爲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

破齊人相聚畔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

假亡走楚楚殺之

立

榮子廣爲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陽武人陳平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平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資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治生產乃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

此不如無有伯聞之即逐其婦王慎中曰史臣先載伯逐其婦事爲平明盜嫂之誣

里中社平爲宰

主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

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

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

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殷降項王拜平都尉賜金二十

緡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還項王而挺身閒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疑爲亡將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

修漢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

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音喧

王聞之益厚平周勃

沛人

灌嬰

灌氏夏斟灌氏之後嬰唯陽販繪者

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陳平機變觀其裸而變刺船已見不一受金無實不爲資此實臣節尚訓古今通廉而衆時義御尤重軍關勝相彼后開用齊郭皆受趙非開厥金者乎論後漢高智相餘而平難有任或亦矣早見及此

其詞公邁出
於荀卿王
翊即漢王
稿素發兵
特藉是仗
義執言而
已不然設
令義帝而
在漢王亦
果能終出
其下乎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孝己殷高宗子有孝行

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

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

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

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王至洛陽新城注見前三老

秦制縣十里有秩掌教化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隱士名未詳漢封成侯遮說橫道自言曰臣聞順德者昌

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

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

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

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

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內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初張耳走漢漢王厚

遇之及是漢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乃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許氏衡曰董公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僇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而東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彭城去沛
不二百里
漢王既入
即當取
太公乃取
亟于寶貨
美人置酒
高會此與
項羽入秦
何異卒至
家室俱亡
幾陷其親
於鼎俎而
分羹之語
雖出權變
實非君子
所忍聞也

漢王以五諸侯

章昭曰塞翟韓殷魏也

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

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

田橫距楚城陽楚連戰未下

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

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

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

彭越將

三萬人歸漢

越收魏地十餘城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越為魏相國使略魏地

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

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

陵

亦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至蕭

注見前

大破漢軍漢軍入穀

睢水分流也亦曰碭水在碭山縣東南

泗

前

及睢水

故汴水分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歸德至江南徐州入泗今上流俱堙其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為之

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

盈

即孝惠帝

及女

即魯元公主

載以行

楚騎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而太公呂后竟為楚所獲

審食其奉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項王置軍中以為質時呂后兄周呂侯

名澤

將兵居下邑

故城在碭山縣東

漢王間

往

從微道而往

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

詐死

王叩死塞王欣翟王賢皆降楚陳餘聞張耳死亦背漢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

津反為楚

漢王遣隨何

隨氏隨侯之後以國為氏

使九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

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

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

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音附。著也。未傅。未著。

名籍者。

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即春秋鄭

京邑。秦爲縣。故城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

索。

今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

間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

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敖倉。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

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

爲衛。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

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

應邵曰。候主上來還。乃以奏聞。

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

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
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必益信君何從之漢王大悅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魏王豹畔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

徐君也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

復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

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即魏少梁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

縣南以木罌渡軍以木桺纏罌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

滎陽後漢王使豹與周苛守滎陽楚圖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西楚三年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韓信張

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注見前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

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

陳餘事與宋襄不鼓轍宋襄不鼓轍宋襄不鼓轍宋襄不鼓轍宋襄不鼓轍

得其首世
特知其迂
謬而不知
其愚惡可
笑也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草山。

草音蔽。藏隱山。間使敵不見。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

小飯曰餐。立駐而傳食。

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于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

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

問伐燕齊何若。

左車謝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大事。信固請左車曰。足下處魏王。禽

勞卒罷其。實難用。今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心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爲將軍計。不如按平休兵。北首燕路。發一乘一使。率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

何謂布曰大王與楚同爲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

可託國也夫楚雖彊背盟約而殺義帝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竊爲大王不取也 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

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

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

李德裕以
漢王見駕
布深雄非
馭其說洗
也踞牀慢
足故習帳
悔食帷帳
飲屬招徠
亦傑之常
竊使有見
枹置其心
亦甚鄙布
徒趣不之
而欲易厭
故爾如喜
易怒如墮
術中適自
成其爲布
而已